

東方兵聖孫子之研究

一、緒言

胡仁祺

中國文化思想的源流，有儒、道、墨、法四大家，古聖先賢之哲學思想與政治主張，雖各有不同，而對於軍事武備，却均極重視，此實為我中華民族傳統軍事思想之最偉大處，也是我國文化為「文武合一」的最大證明。如孔子主張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」①，「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」，「有文事必有武備」及其倡導的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」六藝之文武合一教育；墨家「非戰寢攻」而重視武備，堅主抵抗侵略；老子則謂「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」（道德經五十七章）；法家則以「富國強兵」為基本思想，更為積極。我國軍事思想，自姜太公作「六韜」②以開其宗，至孫子（又名孫武）著「兵法十三篇」而集其大成。「孫子兵法」之所以公認為我國最偉大軍事著作及世界兵學名著，蓋因集春秋戰國時代之經驗，合南北學之精英，及承襲固有文化傳統而成者。孫子也因而贏得東方兵聖之美譽。

先總統 蔣公在「軍事科學、哲學與軍事藝術」的訓詞中說：「我深深感覺到我們中國先民軍事思想的精神，博大和歷久彌新，給我們的精神遺產，真是太豐富了，就單以孫子來說，孫子兵法就是藝術的，同時是哲學的和科學的。」這都是證明孫子兵法，不僅是軍略的而且是哲學的、政治的、文學的，為我國傳統文化的另一面，與儒家思想，相輔相成，殊途同歸。

孫子不僅是我國奉為兵聖，而且各國多認為是世界偉大的傑出兵學家，尤其是東方日本，日本朝野不僅尊孫子為「武聖」，奉其兵法為「兵經」。日本政府並明令各軍事學校及普通大學政治科系，將「孫子兵法」定為必修課程，其重視之程度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英國文學家布勞在其「孫子兵法」一文中說：「孫子兵法這一部書，可以說是世界史中研究戰略戰術原理的第一部著作。但是書裡面所載的許多學理，確是非常適合于現代的應用。這部書最近在英國有新譯本出版，英國托馬斯費立普少校所主編一部「戰略基礎」叢書，這部孫子兵法便是其叢書的第一部。其他四人為：羅馬人維傑希斯所著；杜塞克斯元帥所著；腓特烈大帝所著；拿破崙所著。孫子對於戰爭的理解，和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都有着同等的巧妙，同等的淵博。」

美國海軍上校柏特遜研究孫子兵法之觀感：「多年以前，在遙遠的中國，有兩位將軍，他們所有的關於戰爭的議論，凝集在一本小冊子裡，不像克發塞維茲那樣寫了九大巨冊，僅自足地寫下了數量有限的箴言。每則箴言都具體表現了他們關於戰爭行為的信條和重要教義。這兩位軍事主宰者—孫子與吳子，他們無價的真理，已經長存了兩千多年，現在的中國軍人都奉為經典。歐洲軍事學者，起先始終不能領悟孫吳兵法中所闡明的基本原則，直到一個科西嘉島的暴發戶拿破崙崛起，革新了西方世界的軍事學說。孫子和吳子，這兩個對西方人陌生的名子，經過若干年代流傳下來，與之俱來的凝集在很少教義、信條和訓示中軍事藝術的寶藏，其實用於今日，正如適用於孫吳的時代一樣。今天，孫吳在九天之靈，一定也以頗有興趣的眼光注視著韓戰的發展，注視著新武器和新裝備，依據著他們所倡導的古舊原理而參加戰爭。他們對於這場戰爭必定有興趣的，任何人都能肯定他們絲毫不會畏懼戰爭的；孫子和吳子，才是真正瞭解戰爭的哲人。」③

日人尾川敬二在其「孫子論講」的自序中說：孫子是東方兵學的鼻祖，武經的冠冕；東方各種兵法，皆出自孫子，實是不錯；如武經七書，除孫子外，其他六書，雖托為往昔兵聖所著，其實不過試做孫子的註解而已。至其文章蒼古雄勁，與內容美滿相映，大有優於六經之概；歷代文人多學之，愛誦玩索而不置，在東方文學上，實給以巨大的影響。又如其格言規箴，最為膾炙人口，可以當為處世的教訓，而貢獻了一般人士者不少。故孫子不獨在兵法上具有最高權威，且在思想上亦蔚為巨觀。

綜合上述，可窺知孫子胸懷運籌帷幄、決勝千里之才華，寫下不朽之「孫子兵法」，言簡意賅，哲理深邃，立論正確，見解獨到，綱舉目張，曲盡精微，文筆雄勁，字字珠璣，可以說一字增刪不得，無怪乎古今中外明君、賢臣、武將、文人，莫不競相研究，不僅視為兵學聖典，奉為圭臬，更譽為人生哲學，政治秘訣，外交指南和文學名著。因此，今天我們身為黃炎子孫，在此復興基地上，臥薪嚐膽，整軍經武，相機反攻大陸前夕，對我國的兵聖孫子之文治武功，有迫切認識與研究及重新評估之必要。

二、史略

孫子姓孫名武，生於百家爭鳴，百花齊放之學術思想蓬勃鼎盛之春秋時代（約公元前五五七年—周靈王十五年），由於年代久遠，考證不易，致其身世與故居，究竟是何處，傳說不一，人言言殊。史記記述孫武為齊人；吳越春秋則以孫武為吳人。不管如何，孫武顯達於吳國，則是不爭之論。

吳王闔廬④因伍子胥、伯嚭⑤之慫恿建議，意欲伐楚，練兵選將，尙未動兵。伍子胥⑥深知孫武之能，乃竭力向闔廬推薦；孫子未謁吳王之前，先將所著兵法十三篇，送呈閱覽。吳王讀後，驚為奇才，遂即召見。

（一）史記孫子列傳：（史記卷六十五）

孫子武者，齊人也，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，闔廬曰：子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矣，可以小試勒兵乎？對曰：可。闔廬曰：可試婦人乎？曰：可。于是許之，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。孫子分為二隊，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，皆令持戟。令之曰：汝知而心與左右背乎？婦人曰：知之。孫子曰：前則視心，左視左手，右視右手，後即視背。婦人曰：諾。約束既布，乃設鐵鉞⑦，即三令五申之。于是鼓之右，婦人大笑，孫子曰：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復三令五申，而鼓之左，婦人復大笑，孫子曰：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；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。乃欲斬左右隊長。吳王從台上觀，見且斬愛姬，大駭，趣使使下令曰：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願勿斬之。孫子曰：臣已受命為將，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遂斬隊長二人以徇，用其次為隊長，於是復鼓之，婦人左右前後跪起，皆中規矩繩墨，無敢出聲。于是孫子使使報王曰：兵既整齊，王可試下觀之，唯王欲用之，雖赴水火猶可也。吳王曰：將軍罷休就舍，寡人不欲下觀。孫子曰：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實。于是闔廬知子能用兵，卒以為將，西破疆楚，入郢⑧，北威齊晉，顯名諸侯，孫子與有力焉。孫武既死，後百餘歲，有孫臏，臏生于阿鄆⑨之間，臏亦孫武後世子孫也。

（二）吳越春秋孫子傳記，（闔廬內傳第四）

吳王登台，向東南風嘯，有頃而嘆，群臣莫曉王意，子胥（伍員）深知王之不定，乃荐孫

子于王。孫子者名武，吳人也，善爲兵法，避隱深居，世人莫知其能。……

白日本版開宗直解「整頭七書」⑩中記載：

孫子，名武，齊人。漢文志稱，孫子兵法八十二篇，今之十三篇，乃魏武註之，而刪定者。武（孫子）以伍員（子胥）荐入吳，爲上將，伐楚入郢，及秦救楚，乃班師，後見闔廬荒遊無度，辭官歸齊，數年而亡。李靖所謂脫然高蹈者，其功業是以不著于天下。

依據上述史實，孫子兵法十三篇一書，確爲孫武所著。由於孫子淡泊名利，堂皇而來，悠忽而去，殺吳王愛姬，不爲威武所屈；破楚入郢，功成身退，不爲利祿所羈。雖然這種進退有節之名將韜略，高士風節的精神與學能素養，堪爲後世尊爲東方兵聖，但其詳細身世與豐功偉業，却因爲史家所忽略，不是語意不詳，即是人言言殊。致令後人難以考證，實爲一大損失與遺憾。

三、孫子時代背景

(一)春秋時代學術思想

春秋戰國時代，爲中國早期學術發皇時代。其所以特爲發皇之原因，概由於當時貴族繁衍，庶孽⑪降爲平民，原有互相傳授之學術，隨之傳入民間，因而民間之學術大盛，智慧日啓。其次春秋已進入鐵器時代，鐵器有助於文字書寫工具之改善，文字書寫之工作因以便利。古代學術，個人經驗，以及思想言行等，至此均可筆之於書，故至春秋戰國時代，往昔積傳之口授學術，均因以寫定。孔子說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即可爲孔子寫定古代學術之明證。

學術之發皇，促進社會文化之進步；因之，對於當時之政治與軍事，發生鉅大之影響。如法家之學，即爲春秋戰國時代各國政治改革之動力；兵家之學，促進各國軍事之進步；縱橫家之學，適應當時外交之需要；而儒家之學，有助於當時之教育。茲就各家之學，對兵學之相互激盪與影響，簡述於：

法家之學—法家之學，起於當時社會變革之要求，而創之者爲管仲。管仲生當西周淪亡，王室式微，戎狄南侵，荆楚⑫北漸，各國諸侯篡弒頻仍，人欲橫流，紀綱廢弛，舊封建社會制度，已崩潰到不可收拾之境地，而中原形勢岌岌可危。彼爲齊國首相，欲就齊國一隅之地，作砥柱中流。他得太公兵學餘緒，首先遵其利民便俗之訓，與工商漁鹽之利，一面明法整紀以維社會之正軌；一面作內政寄軍合以強軍實，北征山戎⑬，南抑荆蠻⑭，起衰振頹，舉廢繼絕，故桓公能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爲諸侯之霸主。後世稱管仲是一位法家創始學者。管仲著有管子廿四卷，八十六篇。其中卷六第十七篇爲兵法，其中對用兵之攻守原則及勝負之因素論列與分析，精關獨特，堪爲圭臬。孫子之祖本爲齊人，至齊景公三年（公元五四五年），因田鮑四族之亂而奔吳；管仲在齊桓公元年（公元六八五年）爲宰相，在先後一百四十多年間，故其政績及文治武功之思想，影響齊人思想頗爲深遠。因而，我們不難窺見孫子之軍事思想與繼承法家管子思想之餘緒，定有其交互之影響。

縱橫家之學—太公以謀略起家助周覆殷，孫武得以遺意，首重伐交與用間，因之衍爲外交縱橫家之學。其實春秋初期，管仲以尊周攘夷爲政治之號召，團結諸侯而孤立楚國，當時實已具外交戰之雛形，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矣。縱橫家之學，至戰國時代而暢行，奇謀自出，而張儀、魏冉、范雎、呂不韋等反覆用之，遂使秦先成統一中國之全功。

儒家之學—儒家之學，承統於周公。周公治周，在覆殷軍事結束政局平定之後，當時中原地廣人稀，而中央周王之威權顯赫，封建制度嚴密，井田之分配均勻，故著重於禮教典章與制度，即可形成盛治之世。孔子孟子承之，即為儒學之中心。不過到了春秋時代，西周為犬戎^⑮所滅，平王宜臼倉皇東奔，依於鄭武公，忙忙若喪家之犬，中央之威信全失。中原遂成無政府狀態，諸侯競起紛爭；乃無可避免之事。諸侯既求自保，自不得不力求富國強兵，從事捍衛，致禮樂典章制度，一時視為不急之務，亦為當然之趨勢。即孟子也說「救死而恐不勝贍^⑯，奚暇治禮義哉？」故儒家之學，在春秋戰國時代不甚見於當世。孔子困厄於陳蔡^⑰，孟子抑鬱於魏齊，蓋其所學之陳義較高，而難與時代相適應。唯儒家努力於正心誠意之教育，重道德，崇仁義，勵忠孝，正是非，為中國人民立下道德基準，其於世道人心，自有莫大之助。

兵家之學—兵家之學，出於行陣用兵之經驗。我國歷史上自黃帝堯舜，均以武力平定中原，功業赫奕^⑱，限於當時文書艱難，紀錄較少，商周以降，伊尹太公以商周狹隘之地，寡國小民，而以武力顛覆夏殷。周代有大司馬之官，為六卿之一，專掌軍政。現傳司馬法一書，係當時作戰用兵之官書，西周犬戎之亂，燬於兵火，遂致失傳。惟太公函授於齊者，得司馬穰直而寫定也。

齊得太公兵學之餘緒而稱於世者；尚有孫武孫臏，而孫武著兵法十三篇，尤著名於世。爾後魯有武起，以儒服魏文侯而談兵機，務以禮義整治為主，蓋受儒學之影響而傳於兵學者。然其講求權變，詐誘、謀略離間之道，仍師宗孫武，故後世談兵者，常以孫子為兵聖。

ㄟ、吳國當時之情勢

吳之建國，約在殷商第二十二代，公元前一二三一年。時周之太王古公亶父生有三子，長太伯、次仲雍、三季歷，季歷生子姬昌，即為周文王，自幼聰明有才，古公亶父鍾愛幼孫，屢稱其賢，於是太伯、仲雍托辭赴衡山採藥，遂南奔荆蠻，以示讓位。太伯、仲雍既奔荆蠻之後，遂斷髮文身，循蠻夷之俗，蠻夷之人，慕其風義而歸之者千餘家，太伯乃自號句吳，都於梅里^⑲，是為吳之建國之始。自太伯十九傳已壽夢，始自稱吳王（時約在周簡王元年即公元前五八五年），後傳至吳王僚，夷末之長子光，於周敬王五年（公元前五一五年）殺王僚而自立，是為吳王闔閭。闔閭為公子時，魯數次將兵伐楚，與楚軍爭奪淮河流域，周景王廿年（公元前五二五年）與楚軍戰於長岸，為爭奪吳軍之指揮船「餘皇號」，公子光出奇計，夜襲以敗楚師。及其即位之後，更志在制楚。史稱其能刻苦堅強，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室不崇壇，器不彫鏤，舟車不飾，衣服食用，唯求節儉。初以伍子胥為行人，伯嚭為太宰，孫武為客卿，繼又專授子胥以國政，君臣上下，戮力同心，力謀富國強兵之道，因而民心士氣大振，奠定伐楚有利情勢。

四、孫子之軍事思想

以西方軍事思想而論，戰爭有兩種型態，一種是有限目標戰爭，一種是無限目標戰爭^⑳。所以隨之有兩種戰略方式：即消耗戰略與殲滅戰略。這兩種思想，可由西方兩位兵學作家代表：李德哈達是前者的倡導人，他強調「間接路線」，保持自己的均衡，破壞敵人的平衡，為消耗戰略的最高原則；而克勞塞維茲正是後者武力決戰的大師。這兩人對戰爭指導方法，雖各異其趣，但其求勝目的並無二致。然綜合這兩種思想于一爐的，要算是我們的兵聖「孫子」，他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，故用謀略詭道以攻其心，極力摧毀敵人作戰意志；並同時強調戰時須施行勢險節短的閃擊戰，併力一向，千里殺敵，以殲滅敵人。其軍事思想，我們可以從其著作「孫子兵法十三篇」中一窺全貌。

我國近代兵學家蔣百里先生在其「孫子淺說」緒言中說：

「……十家之注②，不可謂不詳且盡矣；有精于義理者，有精于訓詁者，有精于考據者，通訓定聲，引經據史，博瞻鴻富，燦然雜陳，然學者恒苦其汗漫無涯，莫得其綱領，難尋其條目，幾如一屋散錢，無從貫串，係讀孫子者之大憾事也。惟張預于每篇題目之下間，亦注記其編次之意，然不能曲盡其妙。茲編分門別類，提要鉤玄，揭其綱領，列其條目，必使全書脈絡貫通，氣息條暢，庶幾讀孫子者，不苦其繁冗，不厭其重複。而孫子者當日含毫吮墨，慘淡經營之奧旨，或可微窺其一二也。」

十三篇結構縝密，次序井然，固有不能增一字，不能顛倒一篇者：計篇第一，總論軍政，平時當循正道，臨陣當用詭道，而以妙算為主，實軍政與主德之關係繫也。第二篇至六篇，論百世不易之戰略也；第七篇至第十三篇，論萬變不窮之戰術也。作戰第二，論軍政與財政之關係也。兵勢篇第五，論奇正之妙用也，虛實第六，論虛實之至理也，此二篇，此發明第一篇之詭道也。軍事第七者，妙算已定，財政已足，外交已窮，內政已飭，奇正變術已熟，虛實之情已審，即當授為將者以方略，而戰鬥開始矣。九變第八，論戰鬥已起，全在乎得人，乃臨時應變，故示後世以將將之種種方法也。九者極言其變化之多也。行軍第九，論行軍之計劃也。地形第十，論戰鬥開始之計劃也。九地第十一，論戰鬥得勝，論入敵境之計劃，故深知地形為主；地形之種類，不可枚舉，故略舉其數曰九也。火攻第十二者，以火輔人力之不足也。用間第十三者，以間為詭道之極，則而廟算之能事盡矣。非有道之主，則不能用間，而反為敵所間，可見用間為廟算之作用也。準此以讀十三篇，若網在綱，有條不紊，不能增損一字，不能顛倒一篇矣。」

古今兵法，汗牛充棟，論其軍事思想體系完整與一貫者，當以孫子兵法為最。武經七書之司馬兵法五篇，以兵制為主；吳子兵法六篇，以作戰為主；尉繚子兵法廿四篇，其中半數為教令；六韜兵法，文字繁冗，義多重復；三略一書，侈言道德；李衛公兵法問對，則為唐太宗對孫子兵法中之奧義，或有未能盡解之處，由李衛公予以闡發也。此七子兵法中，所以獨以孫子兵法為首也。

茲從其著作中來探討其軍事思想：

(一)孫子之戰爭哲學

孫子之戰爭哲學，非玄妙之形而上學，乃是現實而具體。他認為戰爭，乃政治活動之延續，也是最重要而又最危險之階段，勝利則一匡天下，失敗則覆軍亡國；因此，他極力主張不能輕啓戰端，要深謀遠慮，不打無計劃、無把握的仗，更不打有勇無謀硬拼死鬥的仗，所以孫子說：「兵者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」德將毛奇在其所著普法戰史中有云：「往昔，君主則有依其個人之慾望，出少數軍隊，侵一城，略一地，而遂結和平之局者，此非足語今日之戰爭也；今日之戰爭，國家之事，國民全體從事之，無一人一族可以倖免者。」克勞塞維茲也說：「戰爭者，國家於政略上欲屈敵人之志以從我，不得已所用之武力手段也。」足證我國早在二千五百餘年前孫子即以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，為戰爭指導，而達到「全國全軍」為理想戰爭哲學，是非常正確的。孫子更在謀攻篇中說：「凡用兵之法，全國為上，破國次之；全軍為上，破軍次之；全旅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為上，破伍次之」。這是孫子要求總體性全勝全存的戰爭目標，也就是要具有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之勢，才能達成目的，才能勝而有利。所謂「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」，至於不得已而非伐兵、攻城不可時，則必有傷

亡與損失，敗則固不利，勝者也未必一定有利。所以孫子說：「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，而非戰也，拔人之城，而非攻也，毀人之國，而非久也，必以全爭於天下，故兵不頓，而利可全，此謀攻之法也。」「不盡知用兵之害者，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，徒恃武力，以取百戰百勝者，未可言善也。」又說：「夫戰勝攻取，不修其功者凶，命曰費留^㉔。故曰：明主慮之，良將修^㉕之，非利不動，非得不用，非危不戰。主不可以怒而興師，將不可以愠而致戰；合於利而動，不合於利而止。怒可以復喜，愠可以復悅，亡國不可以復存，死者不可以復生。故明君慎之，良將警之，此安國全軍之道也。」這種以無智名、無勇功以獲致全勝，以止戈爲武以獲得戰後永久穩定、和平之哲學，其睿智與偉大，非西方兵學家所能比擬與想像。

㉔孫子用兵思想

孫子兵法全部的戰爭哲學與戰術思想，都是以用兵爲主，故用兵藝術乃孫子兵法之主題，在統御領導之範圍內，帶兵、練兵、知兵之後，即爲「用兵」，亦爲孫子以此兵法求用於吳王之最大目的。在始計篇中孫子說：「將聽吾計，用之必勝，留之；將不聽吾計，用之必敗，去之。」雖寥寥數語，却已道盡用兵之道。

太史公有鑒於孫子長於用兵，故在其寫孫子列傳時，有意表彰而詳述孫子訓練宮女之經過，僅略陳嗣後爲將克敵威揚疆場之功績；孫子初見吳王，小試勒兵，不以智術奇謀，講論韜略求表現，而以明勸誡，嚴賞罰之教，展佈於吳王之前。可知兵家用兵之要，畢竟詭譎爲末，嚴明爲本，賞罰嚴正之兵，不僅能勇於摧敵陷陣，亦易進退有度，臨危而不散亂。倘若智謀之士，統帶賞罰欠嚴明之兵，則必怯於陣戰，好爲巧變，制敵固然困難，敗必崩潰瓦解。孫子深明此理，又知當時諸侯多係徇於私情，賞罰失度，所以僅僅以此最要緊處，在吳王面前表演一番，使吳王瞭解其認識兵法雖多，而要訣却祇此一點。軍隊可以赴湯蹈火，兵法才有用武之地。否則，軍陣有如兒戲，兵法再高，又有何用？太史公也深知孫子之意，故編寫孫子列傳時，最珍視這節史料，爲後人留下永垂不朽之用兵典例。茲就其兵法，演繹出孫子用兵思想：

用兵指導之基礎，在四知：「知天、知地、知己、知彼。」帶兵、練兵之目的在用兵，用兵的目的，在戰勝敵人。戰勝之先決條件，則在廟算，廟算的基本，須植基於情報，而情報之要項則爲四知。四知，是用兵指導之依據。所謂「此兵之要，三軍所恃而動也」。「主孰有道」、「將孰有能」、「天地孰得」、「法令執行」、「兵衆孰強」、「士能孰練」、「賞罰孰明」，這都是敵我情勢判斷的諸因素，其結果是始計篇所說的：「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」。根據這七計的校量，其勝負即不難知曉了。

孫子之廟算，取決於「四知」，其「四知」思想爲：

1 知己：知己，是狀況判斷之基礎，孫子在始計篇中「經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計，而索其情；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將，五曰法。」其所謂五事七計，都是「知己」的基本資料。孟子曰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」所以孫子以「道」爲戰爭準備中之第一要事，道，即精神總動員；須順天時、得地利而應人和；人之因素，包括民衆與軍隊，乃戰爭之原動力。「將」者，乃係運籌帷幄，決勝疆場之鎖鑰，所謂萬軍易得，一將難求；爲將者，他要尊道、順天、得地、而和人，爾後始能運用一切法制，統率大軍逐勝於戰場之上。孫子在謀攻篇中五個知勝之道中說：「識衆寡之用者勝；上下同欲者勝；將能而君不御者勝。」這幾句話都是將帥對自己用兵能力的「知己」功夫。

孫子在行軍篇中說：「卒未親附而罰之，則不服，不服則難矣。」「卒已附而罰不行，則不

可用也。」這是知己卒之可用不可用的因素。

「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，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民不畏危也。」此乃國家所揭櫫之戰爭目的，亦即為何而戰，為誰而戰及其意義。簡言之，即是要使全國人民意志統一，精神集中，人民和政府，才能同心協力，共患難而不怕犧牲，所謂「上下同欲，生死與共」。這就是一個國家在未戰之前，對自己民心士氣之判斷。

孫子在地形篇中說：「夫勢均，以一擊十，曰走；卒強吏弱，曰弛；吏強卒弱，曰陷；大吏怒而不服，遇敵慙而自戰，將不知其能，曰崩；將懦不嚴，教導不明，吏卒無常，陳兵縱橫，曰亂；將不能料敵，以少合衆，以弱擊強，兵無選鋒，曰北。」以上都是統帥將領之戰術修養與領導才能的不足，也是用兵必要知己部份之重要因素。

2 知彼：知彼，是情報判斷之基礎，作戰計劃之依據。所謂「未戰而廟算勝」是也。孫子用間篇中說：「明君賢將，所以動而勝人，成功出于衆者，先知也；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於事，不可驗于度，必取於人，知敵之情也。」這知敵之情，也就是「三軍所恃而動也」的大前提。「五事七計」，是敵我雙方情勢之衡量，有了「知敵之情」，才知「多算」與「少算」的狀況，所以，知敵之情在用間；用間，才是「知彼」的基本資料。

孫子在虛實篇論在戰場上知彼手段是：「策之而知得失之計」；「作之而知動靜之理」；「形之而知死生之地」；「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」，在情報蒐集過程中，條理分明，順序井然，與近代情報學上蒐集情報手段，毫無遜色。

3 知天：知天，乃瞭解氣象，掌握時間，協調合作，順應自然，以作用兵之指導。孫子說：「天者，陰陽、寒暑、時制也」。天宇，在古代泛指自然現象而言；天文，天災、天時、天候、氣象，甚至於農作、物產、礦藏，都是「天」的範圍。在古代科學尚未昌明，機械不多，所以一切政治農業以及軍事的各種設施，能夠循應自然現象，而順時利用，當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。至於「陰陽」二字，古時說法很多，但孫子的意思，除明示春夏秋冬時序交替外，尚有一種配合、協調、及相對運用的含義在。所謂「寒暑者，審量寒暑以爲行軍作戰之預備，將欲北伐，必籌防寒之具；將欲南征，必籌防暑之器」²⁴。「時制」，亦係因時節寒暑氣候之不同，而作各種不同的設施與裝備，或採取各種不同相應之措施，因為農事、政事、以及軍事，與時制均有着密切的關係，尤其對作戰勝敗影響甚鉅。

4 知地：知地，即是地形判斷，爲指揮官決心三大基礎之一，其着眼在瞭解地形地略之價值，與空間之運用，以淹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之用兵目的。

孫子在九地篇中所提出戰場地形，有通、挂、支、隘、險、遠等六種地形，並分別予以指導：

通形者，先居高陽，利糧道，以戰則利；挂形者，敵無備，出而勝之，敵若有備，出而不勝，難以返，不利；支形者，敵雖利我，我無出也，引而去之，令敵半而擊之，利；險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盈以待敵，若敵先居之，盈而勿從，不盈而從之；險形者，我先居之，必居高陽以待敵，若敵先居之，引而去之，勿從也；遠形者，勢均難以挑戰，戰而不利。以上六者，是說明如何運用這些地形的道理，是指揮官之責任。所謂：「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料敵致勝，計險阨遠近，上將之道也。」

孫子更進一步指出用兵之法有九種地略：有散地、輕地、爭地、交地、衢地、重地、圯地、圍地及死地。並分別詳細提示在國內外上述各種地形作戰時之用兵指導。又特別指出利用士兵因

地形之影響，在心理上所產生不得不戰之勇氣，可協助指揮以竟勝利之功。充分運用「投之亡地然後存，陷之死地而後生；夫衆陷于害，然後能爲勝敗」之心理學于用兵指導上。其對地形運用之深度與範圍，遠超過中外任何一位軍事家。地形對作戰之重要性，由此可知。故先總統 蔣公稱「地形爲第四軍種」與孫子「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」之說法，古今兵聖不謀而合。

上述四知之用兵思想，是互爲表裡，相輔相成，是克敵致勝缺一不可的。茲以孫子之結論爲孫子用兵思想之結論：知吾卒之可以擊，而不知敵之不可擊，勝之半也；知敵之可擊，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，勝之半也；知敵之可擊，知吾卒之可擊，而不知地形之不可戰，勝之半也。故知兵者，動而不迷，舉而不窮，故曰：知彼知己，勝乃不殆，知天知地，勝乃可全。

五、孫子之武功戰績

由於孫子秉性恬淡，與世無爭，既不趨炎附勢，更不沽名釣譽。輔佐吳王，功成身退，隱居山林，不知所終。其文治武功，故史書很少記載，司馬遷在史記之孫子列傳中，也僅以「……于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，卒以爲將，西破疆楚、入郢；北威齊晉，顯名諸侯，孫子與有力焉。」劃龍點睛之手法，寥寥數語，記下這位東方兵聖不朽之武功。

吳破楚入郢之戰，在周敬王十四年，吳王闔廬九年楚昭王十年（西元前五〇六年），距吳楚之戰（西元前五一九年）凡十三年。主持此一戰役者，吳方爲吳王闔廬，孫武與伍子胥；楚方爲尹襄瓦與沈尹戎（孫子對這次戰役之戰略構想及其作戰指導與經過，限於篇幅，故從略。），戰爭結果，楚軍敗；吳軍擊敗楚軍後，遂入楚都郢，吳王闔廬大勝楚國後，即志得意滿，驕淫奢侈，沉溺於聲色之娛，孫子屢諫不聽，遂身成身退，以全其節。

六、結論

孔子與孫子均生於春秋戰國學術思想蓬勃鼎盛之時期。雖文武殊途，然一立儒家之宗，一啓武學之門，在我國學術思想中之成就，誠有並駕齊驅之功。孔門之學，博大精深，夫子被奉爲萬世師表，固爲世人所共仰；然孫子亦足爲我國武學之宗師，一代兵聖，亦屬當然。誠如日本之漢學家平山潛在其著作的「孫子折衷」一書中所說：「夫孔子者儒聖也；孫子者，兵聖也。天不生孔子，則斯文之統以墜；天不生孫子，則戡亂之武曷張！故後世儒者，不能外于孔子而他求；兵家不得背于孫子而別徧矣。是以文武並立，而天地之道始全焉！」

兵學係直接關係國家興亡，民族絕續之學術。徵諸歷史，歷歷不爽。蓋國家民族生存與興亡，文治與武功，是不可偏廢的。所以孔子以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」之六藝教育並進，期文武兼修，手腦並用，術德俱備。何以我國歷代研究治平之道者，莫不奉孫子爲寶笈；歐美軍事學家亦均以孫子兵法爲法度；古今中外成功之名將，咸以孫子兵法爲用兵之圭臬；蓋孫子兵法，雖爲論兵學書，然其立論，則有政治重於軍事，外交先于武力之主張。在冷戰方殷之今日，尤能適合現實。

總之，孫子不僅是一位最偉大的戰爭藝術家，也是一位卓越之非戰理論家。他的戰爭哲學，是以止戈爲武，武裝和平。他極力反對輕啓戰端與相互殺伐，他認爲戰爭之目的，在安國保民；而致勝之道，在於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。」（美國總統雷根，最近在西點軍校學生畢業典禮演說，爲強調保持嚇阻武力，就曾特別引用。）至於伐兵、攻城，實爲不得已之一種達成和平的手段。

孫子功成不居，進退有節，這種淡泊名利的偉大胸襟，與其有爲守之節操，爲後世留下永垂不朽之典範。

註 釋

- ①語出倫語之八佾：射是比試射箭技藝，乃古六藝之一。
- ②六韜：(彖)計有文韜、武韜、龍韜、虎韜、豹韜、犬韜。
- ③摘自軍事雜誌復刊三十一期。
- ④闔廬：春秋吳王，一作闔閭，名光。周敬王六年，使專諸刺王僚而自立。按左傳、史記並作闔廬，國語作闔閭。
- ⑤伯嚭(冬)：春秋楚伯州犁孫，奔吳，夫差以爲太宰。
- ⑥伍子胥：春秋楚人，名員。父奢，兄尚爲平王所殺，子胥奔吳，仕行人，佐吳王闔廬伐楚，五戰入楚，都郢；時平王已卒，子胥掘墓鞭尸，以報父兄之仇。
- ⑦鉞(冬)：大斧。
- ⑧郢(冬)：楚國都城，今湖北省江陵縣。
- ⑨鄆(冬)：今山東省濮縣；阿：今山東省陽穀縣東。
- ⑩江陵張居正先生泰岳父著輯。
- ⑪庶孽：謂庶子也，衆賤子，猶樹之有學生。
- ⑫古時荊州的楚國。
- ⑬古種族名，匈奴在唐、虞以上曰山戎。
- ⑭荆，楚也，蠻，越也，梅里聚介在楚越之間，故曰荆蠻。
- ⑮犬戎：古西戎種族名，韋昭注：犬戎乃西戎之別名；方輿紀要歷代州城形勢：犬戎在陝西鳳翔府北境，按亦作犬夷，又稱昆夷、混夷、串夷。
- ⑯膽：給也，見說文新附，注：是也；假助也；通憺，安也。按膽、澹皆憺之借字。
- ⑰春秋時的二個國家。
- ⑱光顯昭明也。
- ⑲今江蘇省無錫縣東南約六十公里。
- ⑳見第二次大戰論十五頁一福勒著(國防部譯印)。
- ㉑所謂十家之注，乃宋代人士吉天保，集曹操、梁孟氏、唐李荃、杜牧、陳皞、賈林、宋梅聖俞、王哲、何廷錫、張預等十家言，作爲孫子十字注一書。
- ㉒費爲浪費之意思，留是暴師久留戰場之意，卽長期浪費金錢與人力，而作無益之久戰。
- ㉓修一作整治以盡其善解。
- ㉔劉邦驥的孫子淺說語。

重要參考(摘引)書目一覽表

- 總統 蔣公之軍事思想—四十八年國防部研究院印。
- 孫子兵法白話解—陳行夫著，六十八年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。
- 孫子今註今譯—魏汝霖著，六十一年商務印書館印。
- 孫子兵法思想體系精解—王建東著，六十五年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。

中國歷代戰爭史—三軍大學編著，六十五年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。

歷代奇人傳—王泳編，五十年文源出版社印。

孫子十家註—孫星衍著，四十四年世界書局印。

孫子淺說—蔣百里著，五十三年台灣大同書局。

武經七書直解—劉寅著，四十八年實踐學社。

孫子兵法新研究—李浴日著，四十五年世界兵學社。

武經七書—王陽明手批，五十六年陸軍參大印。

史記—司馬遷著。

軍事雜誌—魏汝霖著，國防部印。

陸軍學術月刊—倪岱峰、潘光建等著，陸軍總部印。

三軍聯合月刊—國防部印。

表第一目書(附註)參考要目